

# 半月：自由恋爱的“先驱”

■张林凤

电视剧《半月传》正在热播,说此剧是《甄嬛传》的翻版也好,质疑其与史实不符也罢,但收视率还是一路飙升。

我看《半月传》,除了后宫“同为女人却要为难女人”让人揪心外,倒是很为半月与黄歇青葱岁月的初恋所感动。半月:聪慧倔强,天然去雕饰的清纯少女;黄歇:屈原高徒、太子老师的英俊少年,两人不拘无束的恋爱了。偏偏半月同父异母的姐姐半茵看不上黄歇,使尽卑劣手段横刀夺爱,迫害半月,囚禁黄歇。纵使半茵仗着威后权势赐婚,又怎能束缚这对恋人非彼此不嫁不娶的坚定意志。结果,半月以半妹出嫁秦国作为王后的媵女离开楚国;黄歇以“金蝉脱壳”之计,大婚之日,由太子顶替新郎,逃出楚国,使那志在必得黄歇的半茵自取其辱。

我认为,剧情中的半月、黄歇之恋,堪称自由恋爱的“先驱”。尽管史书并未有记载,且有人指出,半月年长黄歇许多,不可能成为恋人,但

作为文艺作品中塑造的人物故事,还是很让人为之感动,足以打动人心,以致不少文艺青年爱上了剧中的台词“月儿真好听”。其实,论及自由恋爱,我国古已有之,并非“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涌现的新生事物,只是赋予的时代内容不同而已。汉代的卓文君、司马相如两情相悦而私奔的佳话,则有史为证。卓文君、司马相如是家喻户晓令人羡慕的一对“鸳鸯”,在封建社会里以敢于抗拒封建礼教而名声大噪,成为后世青年男女相爱遇阻时采取私奔的先驱。

但有情人未必终成眷属。纵观半、黄之恋,跌宕起伏中经历了三个阶段:其一,“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生死相许。”两人抗婚逃婚,直至黄歇为救半月与义渠人拼死相战,身负重伤掉下悬崖被误认为死亡;其二,“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被养蜂人救起的黄歇失忆,随养蜂人浪迹天涯,半月则在秦国王宫中历经艰难,尽管其对黄歇情不变、爱不忘,终究

无可奈何成为秦王的女人;其三,“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半月、黄歇后来尽管得以相见,但终是有缘无分。电视剧还只播了一半,详情未知,但从剧情介绍略知一二,半、黄政治抱负不同,令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半月成为至高无上的宣太后,两人的结局只能是分道扬镳。

突发奇想,如果编导将《半月传》拍成“穿越剧”,那半月和黄歇从宫廷桎梏中挣脱,进入时光隧道,来到现代社会,面对现代人绚丽缤纷的自由恋爱模式,半月肯定会羡慕现代社会的姑娘,没有繁琐的羁绊,可以爱得激情奔放、爱得洒脱自如;黄歇除难抑激动,抑或更会为现代人自由恋爱后的举动疑惑:谈婚论嫁中,女方为何要求男方有房有车有丰厚的票子才肯嫁?我想,随着“穿越”的深入,他们肯定会有各自答案的。

半月、黄歇,期待你们后续的故事。



北外滩 崇圣寺三塔 摄影 北墙 第330期

# 在东京街头做“托儿”

■曹振华

去年夏天,远在日本工作的女儿带我们老两口去东京旅游,途中来到大台场,富士电视台正在那里搞活动,场面很是热闹。

晚上,参观完电视台出来,忽听到不远处人声鼎沸,还夹杂着喝彩声。女儿告诉我们说那是游人在为广场上的表演喝彩呢。我们赶紧走过去,只见广场上许多人围成一圈,圈中有一杂耍艺人忽而翻着难度较大的跟头,忽而又踩着独轮车上上了方桌来回摆动,接着又跃上了下面垫着的两根圆木长条板,有时向前,有时往后,头上还顶着碗,真是够惊险的。围观的日本人中不断发出喝彩声和掌声。

那艺人从独轮车上下来后,对着观众说了一番话,我因为听不懂日语,女儿翻译告诉我,那是杂耍艺人要从围观人群中找一个观众配合他进行节目表演。这不是要找人做“托儿”吗?!我当时心里就默默暗想,可千万别抽到我呀。这时,那艺人径直向我们这边走来,忽然就用手指着我们,邀请我去上台配合他表演。唉!可真是怕什么来什么,偏偏就抽到我了!我不禁对他连连摆手,表示不想上去,可他一直微笑着做出邀请的姿态,这让我觉得无法拒绝,遂和他一起走进中央场地。围观的人起劲地鼓起掌来,表示热烈欢迎。可我不会说日语,就只能用中文说

道:“我是中国人,来自上海。”但是那艺人听不懂,我就再用英语自我介绍了一遍,那位日本艺人竟然听懂了。

艺人随即点燃了火把,给了我一把,要我配合他摆出造型。我高举着火把,左腿向前弯曲半蹲,右腿伸直向后支撑,四周掌声又响起来,似乎是在给我鼓励。接着那艺人大声说着什么,摆弄着火把,女儿在下面大声翻译着,要我将火把扔给那艺人。那艺人双手前已各持一把火把,待我把手中火把扔给他时,那艺人忽然就“左右逢源”起来,三把火把在两手中间上下翻飞,同时他还踩上了独轮车,火光四起,形成了一个大火圈,煞是好看。而我也仿佛进入了“角色”,随着他踩独轮车玩起了火把的动作拍着手鼓掌,与他配合默契,这时场下观众气氛进入了高潮,一时间热闹非凡。表演在全场的热列掌声中结束,那艺人非常热情地同我握手,并用日语对我说谢谢。广场上的日本观众也热情地向我送来了友好的掌声和赞许。

此刻我才幡然“醒悟”——我居然在日本的街头广场给艺人当了回“托儿”!在国内,我从没上台表演的经历,在国外“台上”却意外地“粉墨登场”,“客串”了一回“托儿”,也挺有趣!



书画扇 李晓荣

# 第一次动迁

七十年代末,大批知青回沪,邻居聋奶奶的儿子小叶也从吉林回来了,很快他就被安排进一家国企工作。小叶长得挺帅,和当时的电影明星达式常长得挺相像,回上海时年近三十,对于单身的他来说,找对象成了头等大事。虽说他是上海户口又在国企上班,长得又很帅,可他家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平房,几次相亲都因住房问题而卡壳。情急之下,他给当时的区政府写信,强烈要求改建旧房,因为改建动的是整片住房,光他一家提出要求很难被采纳,于是他挨家挨户索要签名,由于整片的房屋都已经陈旧了,他肯出面打头阵,大家自然

积极响应。

那时还没有动拆迁这一说,老百姓不知道有事可以找政府,总以为小叶的做法不靠谱,签完名后谁也没往心里去。有人见了小叶只是开玩笑地问:政府给你回信了么?我们这里啥时动工啊?小叶一脸认真地说:不要着急,这事会有结果的。邻居听他这么忙忙侃侃,这话还是跟女朋友说吧。巧的是我们这片住宅区正好在政府改建的规划里,只是改建的时间没这么快,小叶的信起到了催化作用,没过多久,我们这片住宅区真的动迁啦。

记得那时的动拆迁方案很简单,要么搬出



鸣巢 钢笔画 陈虹

# 雪中泡温泉

■费平

没想到去江苏泰州旅游的三天中有两天是在泡温泉里,更没想到第二天是在纷纷雪花中泡温泉!

原本是打算去泰州感受那里的风土人情。虽说不是第一次去了,但前两次都是去欣赏油菜花开的旖旎景色,而冬季的苏中风光却没领略过。然而到了那里却被热情的朋友拉去泡温泉:“你平时工作压力大,也常感烦闷与疲惫,冬天也该让身心放松放松了!”朋友的调侃也实在。再说,泡温泉能彻底治一治长期夜不能寐、冬季皮肤瘙痒的顽疾,倒不失为一次好机会。

于是,朋友带我享受了三种特色浴——“土耳其鱼疗浴”“香薰浴”和“中药浴”。前两种在头两天完成,那许多小鱼围住你啄食体表老化的皮屑、细菌和毛孔排泄物,不仅有刺激穴位的触电感觉,还能体会到视觉的美妙;而“香薰浴”是香薰植物浸在水中时,香薰精华会渗入皮肤深处,那弥漫着的芳香可使脑舒神清。

翌日我们去享受“中药浴”。那是在一个满目葱郁、漫山流翠的幽幽山谷中。虽说是“大寒”季节,但没风,只是天阴沉沉的。我们披着毛巾一路来到温泉池边,那氤氲的热气诱惑着你赶紧下水去。就在摆下毛巾准备下水的那一刻,突然感到身上有徐徐凉点散布着,再一看,“哇,下

雪了!”我大声叫了起来。我们赶紧下水泡在热水中。

坐在温泉池边的第二阶梯上,只露出头,看水面上热气袅袅,中药佩兰气味芬芳馥郁,而头上却与雪花亲密接触着,这情景真难碰到啊!刚才还一身寒意,现在已体热身燥。眼看空中,雪花纷纷扬扬,似乎它们也想抛却束缚投向温泉的怀抱。再看水面,那点点白絮在接近舞动的烟气时,像瘦了身一样,突然就如露珠滑入水中……

一会儿,我们站立着,露出小半身尽情接纳这“小精灵”。雪落在身上融化后,似条条凉线在身上划着。一会儿,再让身体浸润于温泉,感觉轻身、惬意、舒爽。“来,闷水!”朋友呼我全身连头泡在汤池里。“来,上岸!”朋友又呼我躺在池台上,拥抱雪花……就这样,我们或屏气伏水、或仰面朝天、或对仗戏水、或瞑目遐想,整个一场“中药浴”就在“温水氤氲雪花飘”的意境中完成。

泰州的旅游景点虽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但可遇不可求的雪中泡温泉却让我有洗去一身尘嚣、顿时通体舒泰而飘飘欲仙的感受。难怪回家的路上我还记起屈原在《云中君》里留下的诗句:“浴兰汤兮沐芳”。

■马小华

原址直接住房,要么在外租房过渡一段时间,等新房子完工后搬回原址。新分配的房子比原来略大,结婚的面积适当增加,动迁方案基本得到大家认可,动迁工作很快结束。两年后,新建的六层平房完工,大家根据分配方案搬进新居。因为原先的房屋太简陋,大家都盼着搬新居,都希望能够早点扔掉马桶和煤炉,故而从动迁到搬进新居,大家都非常配合,没有太多怨言,没花太多时间,我们的居住环境便大为改观。当老邻居们搬回原址,大家又像过去那般热络,延续的弄堂情结连接着新老居民,彼此相处得其融融。只可惜十多年后,

地铁延伸过来,为了给地铁车站让道,我们被迫再次动迁,只不过这次回到原址了,老邻居们各奔东西。

近三十年来,上海进行了大规模的旧区改造,因为掺入的元素多了,复杂了,动拆迁的要求和难度也增加了,经常看到动拆迁过程中的闹剧和悲剧。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第一次动迁,前后一比较不难发现,那时动拆迁的目的很简单:就是改善老百姓的居住环境。虽然新房面积不像现在成倍增加,动迁户到手费用也并不可观,但因为老百姓信任政府,看似难办的动拆迁之事,在当时做起来非常顺利。

# 贵族视角下的大革命

——评《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

■刘英团

法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政治社会学的奠基人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文官型的“穿袍贵族”),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他的家族在大革命中遭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他内心深处最珍视的还是“自由”的价值,他终其一生都饱含对民主政治、平等的重视,以及其又有可能导致对自由的侵害,有一种深深的隐忧——以无数个人头落地为代价的法国大革命,却没有给法国带来应有的民主成果,反而让各种专制者趁机称帝、复辟、建立王朝,这是为什么?托克维尔首先从自身的角度反思这个问题。他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中坦言:“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自由、法制、尊重权利,对这些我极端热爱——但我并不热爱民主。……我无比崇尚的是自由,这便是真相。”

“在最严酷的民主和最完美的霍布斯主义之间,我找不到任何可以接受的中间方案;因为人和法律的冲突一旦给国家带来持续的內乱,那就是所有政治体制中最糟糕的体制。”一如卢梭所言,在托克维尔的心中,法国大革命走入歧

途,法国上层统治阶级难辞其咎。“国内最有势力最有知识和最有道德的阶级,根本没去寻求驾驭革命的方法,任凭民主由其狂野的本能去支配,使民主就像失去父母照顾、流浪于街头、只知社会的弊端和悲惨、靠自己成长起来的孩子们那样,独立壮大起来。”托克维尔认为,那些名人们不仅不去想创造民主的方法,还在立法上阻碍法国民主的健康成长,甚至为了手中的权力、职位施展各种阴谋诡计,把法国引向了越来越专制、腐败的深渊。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中,托克维尔尽情地把他那些名人的伪善、懦弱、卑鄙、愚蠢揭露了个底朝天。托克维尔对革命的反思维来就没有停止过。在他看来,大革命本来是要建立一种能够保障个人自由的平等社会的,这也是“民主政治”的真谛,但是不少人却甘当独裁者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奴隶”。

“记忆之描述仅为我自己。”托克维尔强调,《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绝不是我为公众创作的一幅画。对此,即便我的密友也将一无所知,因为我自由地描绘自我和他们……”“我乐意在镜子中注视与我同时代的人和我自己。”但是,托克维尔的低调却反衬出思想家的敏锐与深邃,不仅是因为波拿巴政变印证了他的预

感,而是因为他对大革命的独特感受。尽管他对“宴会运动”寄予厚望,但却清醒地意识到:“宴会运动在政治上是拙劣导向,政客们的所作所为让我们产生了这种独特的感觉。”“在这个如此组成、如此运作的政治世界中,最为缺乏的就是政治生活本身。在后期尤其如此……由于一切事务均根据唯一一个阶级的利益……在它的内部成员之间,我们无法找到各大党派可以相互论战的战场。立场、利益等的异常一致……剥夺了议会辩论的全部的独创性和全部的现世性,从而失去了全部真实的激情。”

托克维尔不但开辟了法国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我们也可以从托克维尔的生平与时代出发,去靠近他的思想。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但是,托克维尔无奈始终对民众的民主意识、自由意识和权利意识心存疑虑:“他们不久前所做的一切足以证明他们不可能也不配自由的生活”,因为他们依然如故,依然浮躁,依然不动脑筋,依然如他们的父辈一样,面对做贼无动于衷,在危险面前鲁莽轻率。时代非但丝毫没

有改变他们……”作为一个热爱自由与独立高于一切的人,托克维尔感到很悲凉,觉得所有的人,“不管是社会党人、山岳党人、共和党人还是自由党人,全部陷入威信扫地的境地,直至对一八四八年革命的独特记忆远去、淡忘,直至时代的普遍精神重新树立起来为止。”

“所有的社会工程,不管它如何以它的现实主义和科学性自豪,注定是一种乌托邦的梦想。”波普尔认为真正的历史就是芸芸众生欢乐与痛苦的历史,历史并没有那些神圣的目的。在《1848年法国革命回忆录》一书中,托克维尔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以独特视角研究和反思法国大革命。托克维尔认为,法国大革命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的世界潮流。在他的潜意识里,法国大革命还充斥着一种平等主义的梦幻。他认为,王公贵族的独占统治再也难以维持,民主已经是不可抗拒的历史大潮,法国大革命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必然要发生的一个事件,具有不容否认的历史必然性和正当性。但是,托克维尔却在自觉不自觉中总要诉诸大革命以专制的、专横的暴力手段,这可能是托克维尔“贵族本能”的局限性所决定的。



摩都水乡 书编

# 弄堂里的水塔

■苏秉公

走进瑞庆里发现早年的水塔还在,一阵兴奋。赶紧去了瑞庆里看看,那里的水塔也在,只不过硕大一个塔箱开了一扇窗,居然住了人家。

水塔会让人引起很多的回忆。五六十年代这里的瑞康里、瑞吉里、瑞丰里和瑞庆里都有一座水塔。每座水塔下面还有一个泵房负责一条里弄几百户人家的日常供水。水塔和泵房由专人管理,每天将塔箱注满,家家户的水龙头便哗哗地出水了。有时到傍晚出水小了,那些急于洗菜、做饭的阿姨和婶婶就会大声地叫道:“水太小哦!”管理员就会赶紧去打开水泵往塔箱里送水……每隔一段时间,管理员还会顺着塔箱外一个接一个的铁把手爬到塔顶去清洗箱体,那一天他会事先通知各户用脸盆、铜吊、铅桶等容器盛满水备用……现在的高层建筑顶上都建有水箱,估计用途和那时的水塔是一样的。然而,我总觉得当年的水塔无论对建筑的考究,外观的气势都是一流的,与现在的水箱不可同日而语,它是那一代人乡愁的一部分。

上海原先是一个水网交错的江南水乡,城里人生活用水主要来自河水,饮用水则多使用井水。当上海进入近代以后,迅速膨胀的人口和市政建设的展开使得河水、井水受到污染,难以使用。1880年英国商人成立了上海自来水股份有限公司并建起了水厂。水厂由英国人J.W.赫特监督设计和建造,建在杨树浦水厂原来的厂址上。工程从1881年8月动工到1883年6月全部完成,8月1日开始供水。这种水不需到河里提,也不用到井里打,只要打开家里的水龙头,水就会自动出来了,于是上海人就称它为“自来水”。当时还流传了这样几句话:“水塔高台耸出楼,自来水脉此停留。如仓储蓄充盈后,到处机开到处流。水厂建成初期许多市民还不敢使用,传说水管里有两龙相斗、铅管有毒等等,随着用的人逐步增多,传言不攻自破。水费的收取也很有意思,开始是按房租的5%收费后放开用水,后来发现浪费太大,1931年开始安装水表,改由按表收费。由于用水需求的不断增加,到1947年上海共有英商自来水公司、法商自来水公司、闸北水电公司、内地水电公司和浦东自来水厂等供水企业。这些企业供水的质量和产量都是当年全国前列的。解放后,市政府通过接收、征用、代管,合并了这五个独立的供水企业,建立上海自来水公司,上海的自来水供应走上了新的发展路程。

上海第一座水塔坐落于江西中路、香港路口,主要负责供应外滩地区的楼房用水,在上海大规模的城市改造中被拆了。那些在上海曾经到处可见现在已难以寻觅的水塔是上海乃至中国供水史的一段历史见证,也承载了上海这座城市的一个记忆。如何在城市更新的过程中巧妙地尚存的水塔加以保护和利用,让人们在感受现代时尚氛围的同时也能感受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需要社会各界的智慧和努力。

# 寻觅

■刘希平

秋雨潇潇,泥泞的小路寻觅昔日的风采,秋雨淅沥,难以忘怀是我们青春的苦海,一条小路,依旧充满我们年轻浪漫情怀。风雨漂泊,我们青春永远是执著的恩爱,山上梨树,依然展现着那么美丽的风采。亲切交谈,频繁接触是这么纯真信赖,没有拥抱没有亲吻,不知依恋不知恋爱,记忆是一种美丽、真诚、青春的等待。没想过分手分开,蹉跎岁月的忍耐无奈,盼望曙光,我们期待何时返回故乡上海,泪水涟涟,真的没勇气恋爱把爱情深埋。蹉跎岁月,说不完的悲哀抒不尽的情怀。如今插队几十年,不知道您在何处漂泊。秋风萧瑟,唯有小路静孤独独独泪表白,呼唤过去的年代,我们青春真诚的挚爱。